

天边有朵孤独的云

□安徽合肥 吴云飞

有一天,我收到邮递员送来的稿费汇款单,开心地告诉孩子们。儿子听了,赶紧拉住我的手,说要和我说话,不能当着姐姐的面说,只能告诉我一个人。

他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主卧,又关上门,谨慎地上了暗锁。还不放心,又趴在门后面,仔细听了一下外面的动静,这才凑到我的耳边,仍然用手在嘴边捂着,小声地说:“妈妈,这篇文章有没有用到我的那句话?”

我笑着说:“不好意思,这次没有。这是之前写的文章。”

我能看出他有一点失望,但是,他仍装出无所谓的样子,羞涩地笑笑说:“好的,我知道了。”我告诉他,他那句话非常好,我一定会用的,请放心。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天,我和他一道外出散步。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天他穿着一件黑色

的,有着白色卡通图案的T恤,下面穿着一条淡蓝色七分牛仔裤。那是一个凉爽舒适的下午,随处可见夏日茂盛的植物,绿意盎然,生机勃勃。不时,有路人从身边经过。一切都让人觉得轻松愉快。

我们边散步,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一些内容不连贯的话。突然,他用小手指了指天边,惊奇地瞪大了眼睛,说:“妈妈你看,天边有朵孤独的云。”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那边确实有朵白云,并且仅有一朵。让我惊讶的不是云,而是他的表达。他才六岁。

我夸他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孤独”二字充满了文学性和诗意。夸赞一番后,又佯装郑重其事地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是否可以将这个精彩的句子借给我在文章中用一下。他立马点头,说可以可以。为了进一步鼓励他,我承诺如果文章有幸发表,无论稿费多少,都将分给他一半——作为他那个句子的“版权费”。

现在,他的积极性很高。

见到池塘,他说:“池塘里有绿色的水草,风儿吹来了,水草直晃动,水草下面有几条金色的小鱼,它们在快乐地游泳。”见到清洁工在扫马路,他说:“有一位大爷——哦,不对不对,我重新说——我看到一位大爷在打扫树叶,他扫过的地面很干净,还有太阳公公明亮的影子。”

还有一个傍晚,他提醒我看附近两栋高大楼宇间的天空。他说那里好像有一片海。我说哪里像海了。他说那云是蓝色的,连成一片,就像海水,上面的一道线好像大海的表面。图画上看到的海,上面不是都有一条线吗?他反问道。我知道,他说的是大海尽头的地平线。

他在用心观察,努力地遣词造句,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力图更准确地丰富地表述。并且乐此不疲。

夏蝉煮沸的村庄

□广东吴川 梁惠娣

一声蝉嘶,撕开季节的口子,夏便从时间的暗袋里窜了出来。

蝉是夏天的精灵。每到夏初,当第一声蝉鸣挂在树上飘摇时,我和小伙伴们就开始蠢蠢欲动。

小时候,我经常独自一人扛着锄头到村东边的竹林里,挖还蛰伏地下的蝉蛹。我往竹林的空地上浇水,使泥土变得稀松,然后挥动锄头挖掘,锄头所到之处,会铲下一块块方土,有些蝉蛹就在方土里,用手一抓就能找到。还可以看到泥土里有一个个手指般大小的洞,顺着这些小洞锄下去,准能找到还在洞里做梦的蝉蛹。太阳慢慢地爬上竹梢,清风一吹,筛下细碎斑驳的光影,在我的肩头摇曳。竹林里好静,只偶尔有几声蝉鸣掉落,让人领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意境。正午时分,收工回家。回到家,将蝉蛹洗干净,沥干,然后起油锅爆炒。爆炒出来的蝉蛹金黄闪亮,就像是盘丝洞里那帮妖精们端给唐僧的晚宴,看着有点恶心,可吃起来却是人间美味。那是我童年里最难忘的味道。

小时候的夏天,每天放学之后的

节目就是和伙伴们钻到竹林里捕蝉。捕蝉要用工具的,拿一条细细长长的竹竿,在竹竿的顶部粘上一团橡胶团。橡胶团是在村外的橡胶林里“顺手牵羊”拿回来的,刚拿回来的橡胶黏性还不小,得用煤油浸泡上两天,浸泡后的橡胶像浆糊一样,稀稀黏黏的,黏性极大。竹林里驻扎着很多黑色蝉精灵,它们在高高的枝叶间扯开喉咙高唱凯歌,有时还会调皮地撒下尿来,淋得我们满头满脸都是。我们仰着头,屏住呼吸,举着竹竿轻轻地向蝉移近,待更近了,轻轻一贴,橡胶团就粘上了蝉翼,还在枝头做着美梦的蝉就这样成了“俘虏”,此刻只有拼命地扑腾的份,而我们又喜滋滋地捕下一只蝉去了。

吃过晚饭,伙伴们在我家院子里集合,集体盼天黑。因为天黑后,我们又要开始新一轮的捕蝉行动。天一擦黑,伙伴们早已整装待发——在腰间背上小竹篓,手里攥着手电筒,往黑暗的竹林行进。蝉蜕壳总是在夜间进行的。只见那些蝉蛹,轻轻地从泥洞里钻出来,动作迟缓地爬上竹子,爬到一定的位置后便停下来,一动也不

动。这个时候的蝉蛹,是在积蓄力量准备蜕壳了。将要蜕壳的蝉蛹,背部裂开了一道细细的缝儿,慢慢地细缝开始变大,渐渐露出了一抹象牙般的玉肌。最后,“吱”的一声,蝉蛹褐色的壳便脱离了出来,蝉儿从壳子里爬出来,浑身还是白里泛青的颜色,翅膀没有伸直,抓在手里软绵绵的。这个时候的蝉儿,最容易抓。我们这些“夜行军”,手电筒的光束所到之处,只见一只只蝉儿静静地停在竹枝上,我们欢呼着举手拈来,一会儿便满载而归。让那些刚蜕壳的羽翼鲜艳的蝉儿停扎在蚊帐内,让这些美丽精灵伴着我心满意足地进入了梦乡。

童年时,捕蝉捉蝉这样的事,我们总是乐此不疲。一只小小的蝉儿,曾带给我们无限的快乐。现在,在远离故乡的城市,在日渐疏离了蝉鸣的日子里,如此想念那一声声天籁的蝉唱,想念那一只只飞翔的精灵。

夏蝉的聒噪将一个村庄煮沸了,村庄被沉浸在一片歌剧般的激情里。那被煮沸的村庄里,有我熟透了的美丽童年。

今天,你不必直面生活

□河南博爱 乔凯凯

无意中看到侄女在朋友圈里写道:今天你不必直面生活。我一时不明白何意,出于关心,就私下问她怎么了?侄女告诉我,她终于通过考研了,几个月后才开课,可以说,这是一段“空窗期”,所以要给自己放几天假,只需要由着性子,睡醒了吃,吃饱了继续睡就行了。

听了侄女的解释,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心里顿生几分向往。回忆起来,拥有这种“不必直面生活”的状态大概要追溯到小时候了。

十来岁时,有一次父母上班都不在家,而奶奶临时有事需要出去一下。当时她正在给菜园子浇水,为了浇完整个菜园子,她没关水龙头,而是让我负责看管,并嘱咐我:“水一流到地头就把水龙头关上,一定要看好了啊!”奶奶是怕浪费水,但当时的我以为浇多了水蔬菜就会被淹死或者有其他什么更可怕的情况。我一丝不苟地盯着菜园子,怕青菜遮

挡视线看不清楚,我一会儿站到水龙头前检查是否还有水,一会儿跑到菜地里看水流到了什么地方,就这样一趟趟地来回跑着,一点都不敢马虎。等到奶奶回来,告诉我可以去玩时,我突然感觉一下子解脱了。之后坐在院子里看草丛间的蚂蚁时,都有一种全身心放松、自由的感觉。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值得我们忧虑、操心的事情似乎也越来越多,而且这些事情环环相扣,甚至互为纠缠,这个还没解决,另一个就迎面而来了。我时常身心俱疲,时常会莫名地感觉沮丧和委屈。

何不像侄女那样,偶尔给自己一个“不必直面生活”的权利呢?工作再忙、琐事再多,也总是要吃饭、睡觉、休息。那就干脆腾出一天时间给自己,在这一天放下所有的事情,彻彻底底地把时间交还给自己。这不是逃避,而是休整,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风景

□湖北荆州 龚本庭

近期,我经常要给女儿去拿快递。我们这两家快递公司,虽然仅相隔几十米,给人感觉却是云泥之别。

一家在小巷内,工作人员有四五个,都很年轻,应是老板请的工人。我去时,他们有时斗地主,有时玩手机。我喊拿快递,他们总是推来推去,最后才有人慢吞吞地起身。他们给我感觉就是很不专业,管理上也存在漏洞。如果这家快递公司一直这个样子,这个快递品牌迟早也会失去顾客的信心。

而到另外一家快递单位,我心情就好多了。那家快递单位应该小一些,业务量也相对少一点。这是一家夫妻店,同时还经营手机移动服务什么的。因为学校学生没开学,他们的生意也相对清淡。

我经常看到女主人端坐在画板前,一丝不苟地画素描。她身旁架子上各种型号的铅笔,成排成排的,起码有好几百支。她画的是些人物头像,男女老少都有,年轻人居多,都很逼真。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一个女同桌,她对读书兴趣不太,却喜欢画人物头像,画好后还用蜡笔染色。

女老板对素描几乎有些痴迷,几乎每次去都见她坐在画板前。我曾有一次问她为什么这么喜欢画画,她说只是一个爱好打发时间而已,水平很一般。一次,我去时,她又在画一个男生头像,戴着眼镜的男子。她很专注,我进去后,都不忍打扰她。她发现后,歉意一笑,然后起身。同样是因为等待,在她这儿,我却有足够的耐心。

这样的经营者,我记忆中还有几位。其中一位就是一个水果摊贩,他经常手捧一本诗集,有时还轻轻地吟诵几句,很幸福,很陶醉的样子。我不知道,在生意清淡时,这些诗,给了他多大的精神抚慰。还有一个开小店的,没事时,摆开笔墨纸砚,挥毫写几个字。这些东西,对他们的生意,也许没什么帮助,但一个内心有追求的生活,应该很充实。

我一次忍不住问那女老板,为什么老是画这些普通人,天天画不厌吗?她笑了笑说:“最美的就是人啊,来我店里的都是客。那些走在路边的人,虽然不进我的店,也是我门前的风景。”

她把最美的,留在了纸上,也留在自己的心中。

俳句朝颜

□江苏兴化 朱秀坤

黄昏时分,天不那么热了。人家小院里开了几朵小巧的瓠子花,映了微醺的残阳,绿叶、白花,花下嫩生生的小瓠子,竟有几分田园风味。

不觉记起了瓠子花的别名:夜开花。是的,瓠子开花总在傍晚时候,开上一夜,翌日便萎谢了。因此瓠子花在日本也叫夕颜,《源氏物语》中曾说:夕颜凝露容光艳,料是伊人驻马来。又说:苍茫暮色蓬山隔,遥望安知是夕颜?瓠子花开放不过一夜,委实是短暂——日本文化中好像非常喜欢这类哀艳短命的花草,如花期不过七天的樱花,还有同样一日花期的朝颜即牵牛花,甚得日本人亲睐,甚至常常当作季语,出现在含蓄而带几分禅味的俳句中。

如正冈子规的:牵牛花色艳,染得晨雨亦紫妍。同样是紫色,高浜虚子也写:拂晓东方明,紫牵牛花清露浓,天上启明星。

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却是芭蕉的

隔代女弟子加贺千代的名句:一夜牵牛缠吊桶,清晨打水乞邻家。也译为“晨起汲甘霖,牵牛花蔓绕吊瓶,无奈求芳邻。”或者“朝颜生花藤,百转千回绕钓瓶,但求人之水”等等。想想那晨光里的牵牛花多调皮啊,借着一夜的星光月色竟悄悄伸出藤蔓之手,左绕右攀地缠住了井边的吊桶。在露珠闪烁的清晨,一朵朵天蓝的浅紫的喇叭花次第绽放一脸的欢笑,一脸的天真,或者还悄悄地藏了点得意呢。诗人去井边打水可如何是好?不好理开那一圈圈的长藤啊,怕牵牛花不高兴呢,更怕打扰了这份自然的恬静,只好去邻家讨水了。

这样的朝颜一扫前人的凄清之情,丝毫没有人生易逝的颓唐之意。清新安谧,风致嫣然甚至带着几分俏皮,真叫人打心眼里喜爱。有人认为句中不但有禅境,还有几分慈悲情怀。是的,柔弱纤细的藤蔓受不得折腾,美更是经不起啊。

花开朝颜复夕颜,谁染相思醉流年。

其实正如周作人在《枕草子》里的注解,日本古时,桔梗、木槿及牵牛花,皆训作朝颜。到了后世才特指牵牛花。桔梗和木槿是清晨开花,暮色里凋零,牵牛虽是大早开,午后就谢了,花期更短。

类似于瓠子花被唤作夕颜,月光花在日本也叫作“夜颜”,那是夜间才开放的,难怪在云南叫“嫦娥奔月”。

又有一种叫“昼颜”的花,就是篱笆上常见的打碗花,白天开放,在吾乡俗称“兔儿苗”,同样是一日花期,旋花科。

不管朝颜夕颜,还是昼颜夜颜,一经文学的点染总觉得美,美得让人生愁。其实不必,任何花草植物有自己的特性规律与生长周期,绽放时明媚又清新,离开时无声而静美,开得尽兴,谢得坦然。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380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